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顾问 徐崇温

主编 李慎明

Georg Lukács

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历史与阶级意识

[匈] 卢卡奇 著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商务印书馆

915-1007

The Commercial Press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顾问 徐崇温

主编 李慎明

历史与阶级意识

〔匈〕卢卡奇著
杜章智 任立燕 宏远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与阶级意识/(匈)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2675-5

I. ①历… II. ①卢… ②杜… ③任… ④燕… III. ①唯物辩证
法—研究 IV. ①B0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9447 号

历史与阶级意识

LISHI YU JIEJI YISHI

[匈]卢卡奇 著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装帧设计:刘沂鑫 刘颖



商务印书馆 出版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7½ 插页 1

ISBN 978-7-100-12675-5

定价: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学习借鉴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李慎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①这一要求，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宣部理论局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会同重庆出版集团选编了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开始奉献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 李慎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①《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8 日。

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又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未见底,这是生产社会化直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的总爆发,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经济全球化、新的高科技革命和世界多极化都在深入发展,各种政治理论思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重新徘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空。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也开始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之林。在强大的事实面前,即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对西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或信仰者说得更为深刻。日本著名作家内田树呼唤道:“读马克思吧!”“读过马克思之后,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思考的框子(或者说牢笼也可以)从外面被摇晃着,牢笼的墙壁上开始出现裂痕,铁栅栏也开始松动,于是你自己就会领悟到原来自己的思想是被关在一个牢笼当中啊。”^③这些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决没有过时。对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第109页。

^②《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③〔日〕内田树、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于永妍、王伟译,红旗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26页。

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思想成果,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是世界第二;人口是世界人口的 1/5。而且,中国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以及 5000 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冷战结束至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实践,都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十分丰厚的沃壤。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十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也面临着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①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决不能固守已有的现成结论和观点,必须结合当今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新和发展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更加积极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译介、研究和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

^①《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8 日。

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并进入中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曾一度收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90年代后期又开始逐步扩大,到21世纪头10年又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作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2005年12月,我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应该说,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它理应承担的使命、任务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流派和代表人物不断被引介过来,一些比较新奇的观点也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但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在表面的繁荣之下,有的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失去了曾经清晰的目标;有的陷入至今仍未摆脱的迷茫和瓶颈期。又比如,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有的缺乏辩证思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认为它富有“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有的甚至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走形变样”的政治话语,是“停滞、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企图用黑格尔来否定马克思,用马克思来否定列宁,用否定列宁来否定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而企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引入歧途。

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翻译性学术著作和资料的数量有待进一步拓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总的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虽已有许多被译成中文出版,

但整体上并不系统,而且质量参差不齐。

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宗旨出发,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必将有助于我国学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一次重新整理,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益资源过程中,为繁荣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经过比较严格的遴选程序进入这套丛书的著作,主要聚焦和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注重立场性、代表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又兼顾时代感和现实感。同时,我们还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分别为每本著作撰写简评并放在各本著作的前面,对该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和评析,以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水平有限,这篇总序和每一本书的简评,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教。不妥之处,我们将及时修正。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既能够在理论界、学术界,同时又能够在广大党员干部中产生一定影响,以期不断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把握和认同。

是为序。

2016 年 12 月 1 日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文版简评

侯惠勤* 姜迎春**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出版至今已经95年了，但其影响力依然强大，原因就在于对它的阅读与理解，关系到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的时代问题，关系到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定位。按时下的流行看法，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但是，读者通过仔细阅读原著就不难发现，上述观点并不可信。对卢卡奇而言，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其真诚的愿望和毕生追求，而从理论传统上看，卢卡奇从来不认为可以背离“革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理论方向去“创新”马克思主义，因此，回到所谓“青年马克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他的最终选择。把卢卡奇定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并将其与马列主义相抗衡，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西方意识形态制造的神话。我们今天重读《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卢卡奇的思想演进及其理论方向，把握其努力走向马克思、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初心，把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真正统一起来，防止以他的名义偏离马克

* 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研究员。

** 姜迎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思主义。

一、在“两端徘徊”中把握“走向马克思”的思想轨迹

读《历史与阶级意识》首先要认真研读该书作者于1967年写的序言。对于四年后便去世了的卢卡奇来说，该序言可以视为他为自己的理论生涯所作的最后总结，有助于我们正确定位《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十分明确地把自己早期的思想发展称为“走向马克思的道路”，指认收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品具有“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特征”，这是一个基本的定位。也就是说，卢卡奇自己从来没有把《历史与阶级意识》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

表明作者始终“在两端徘徊”是该著作的特色。正如作者指出的：“就我能够追忆的那些岁月来说，我的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① 说是两端，是从其思想体系的根本属性上判别的，而对于当时的卢卡奇而言，并没有意识到两者的根本对立。相反，从实践功能上说，它们都成为其反对否定革命的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指导；而从方法论上看，它们都是反对夸大直观性作用、崇拜自发性的实证主义的哲学依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西欧工人阶级也纷纷加入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行列，但一直没有真正成功的范例。究其原因，在卢卡奇看来，就在于工人阶级缺乏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不能采取持续有力的革命行动，习惯于把一时的失败视为革命条件不成熟，而在消极地等待资本主义的自行崩溃。从哲学上说，就是被崇拜“自然必然性”的机械论、实证主义历史观所支配，在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页。

历史实践面前消极被动。《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试图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的产物，其提出的总体性、阶级意识、物化等基本范畴，基调就是破除资本主义“自然永恒”的魔咒，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根据，和今天一些人肆意炒作和滥用这些范畴有着本质的区别。就此而言，其历史进步性和理论价值当然不容否认。

然而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卢卡奇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富有创新价值的理论观点，为何会最终陷入了“革命救世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①毫无疑问，卢卡奇这一时期的著作具有黑格尔的色彩是难免的。他是通过黑格尔进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努力走向马克思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而辩证法是破解历史宿命论和直观唯物论的良方。辩证法强调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反对单一的因果关系和外因论，可以在实践的主客体关系中发挥革命的能动性。同时，把辩证法理解为总体性，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政党的形式存在）取代“绝对精神”，可以有效破除资本主义物化的魔法，推动世界革命全面改造现代文明社会。因此，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不是回到直观的唯物论，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实践辩证法和阶级意识。

实践本体论的迷失。问题在于，实践辩证法并没有解决唯物论或唯心论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把辩证法限制在实践领域并不能躲避世界的本体论即存在问题，相互作用并不能解决相互作用的主体归属于物质（自然）存在或精神存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无论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还是主体间的相互作用，都有一个主体的存在归属及其根据问题。也就是说，实践不能是本体，实践的本体论追问必然要回到物质（自然）本体还是精神本体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上。

^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页。

正因为如此，仅靠置换主体并不能使作为存在论的辩证法由唯心辩证法转变成为唯物辩证法，关键要在唯物论基础上消除历史和自然的鸿沟。实际上，费尔巴哈用“主宾颠倒”的方式批判黑格尔，本质上也是主体的一种的置换，但事实证明它对于辩证法是无效的。因为主体无论如何置换，其结果世界还是主体性存在，区别仅在于要么是黑格尔式的一元唯心辩证法，要么是费尔巴哈式的自然本体与历史精神本体的二元对立。所以，把本体论排斥在理论视野之外解决不了问题，关键在于把作为“自在之物”的自然界和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历史统一起来，揭示出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把历史奠立在坚实的客观基础之上。

事实证明，把辩证法引向实践本体论，无论取何种主观意愿，都是向唯心主义哲学倒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离。卢卡奇在晚年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点，他指出当年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与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反，它在客观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所有表现形式，不论它们的哲学根源和政治影响是如何极不相同，也不论它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的。我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的哲学，因而忽视或者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的倾向。”^① 卢卡奇的这一判断，可以视为是对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的否定。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开始，就公开将马克思主义定位为“社会批判理论”，抽掉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这一根本，也就否定了历史必然性以及工人阶级这一历史主体的客观基础，从而为鱼龙混杂打开了方便之门，与马克思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

不能把自然界“社会化”。尤为重要的是，卢卡奇指出了抽掉马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页。

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基础的通常做法就是把自然“社会化”，从而用历史辩证法或实践辩证法取代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走向唯心主义的通道。因此，他尖锐地指出：“正是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造成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世界观真正彻底的区别。回避这一点，就会模糊哲学上的争论”。^①读到这样的警句，我相信稍微了解一点我国哲学界现状的人都会在吓出一身冷汗的同时，思考坚持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何以如此重要的问题。在我国，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教科书”的旗号公然否定唯物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乃至辩证唯物主义的时间不短了，在今天可谓是积重难返。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长篇累牍地试图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甚至是实践哲学。他们惯用的自我辩护就是折中主义，即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超越了唯心主义哲学的同时，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哲学。但是，否定独立于实践活动的自然界的存在，并以历史的名义把自然界社会化，其结果就必然是取消了客观的自然界，否定了唯物主义的物质存在基础。

折中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不分主次、层次的面面俱到，实际上，马克思超越唯心主义是本体论层面，而超越旧唯物主义是认识论层面，不能加以混淆。恩格斯在提出哲学基本问题时明确判定：“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所以，第一位的问题是存在的本原问题，而主体的能动性只是第二位的问题。即便在人的历史活动和实践领域，也首先要解决是以人的物质性存在（人的自然）为基础还是以人的精神性存在为基础这一关键，这正是区分唯

^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页。

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据。正因为如此，无论如何挖空心思，也改变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唯物主义哲学阵营这一基本事实。

唯物论是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是我们正确面对全部哲学问题的基础。以实践为例，这一基础决定了能否超越唯心主义的实践观，创立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只有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和本原地位，实践活动才不只是主体活动的外化，而是“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才是真正对象性的“感性活动”；实践的过程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统一，历史选择性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才能一致起来；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才具有现实基础，实践规律才能成为客观的历史规律。正因为如此，尽管费尔巴哈没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但马克思仍然视他为自己创立新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并在阐明自己新观点时明确指出：“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①费尔巴哈之所以从黑格尔哲学向前了一步，就是提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转向问题。不是什么生存论的转向，而是唯物主义的转向，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所坚持的方向。

所以，在列宁看来，对于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无论取何种借口，最终就是要否定作为“自在之物”的自然界的存在。康德在“自在之物”上取二元论的态度，于是就有了“从左边和从右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右边批判康德的“阿芬那留斯要清洗掉康德主义对实体的承认（第95节），即对自在之物的承认，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自在之物‘不是存在于现实经验的材料中，而是由思维输送到这种材料中去的’。”^②所以，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根本的是坚持自然界的客观先在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不能以任何理由（例如形而上的旧本体论等）清洗掉“自在之物”。而一旦走到这一步，就打开了否定客观真理和科学理论的大门，各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泛滥在所难免，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会走上分裂、转向的邪路。列宁曾多次指出，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泛滥总是同否定唯物论、把社会主义变为伦理观念的倾向相联系，这绝非偶然。卢卡奇通过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反思，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又一次突出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正是对我们阅读这一著作时最好的提示，遵循这一提示的阅读可能会大有收获。

二、在“深刻的片面性”中把握基本范畴的价值

《历史与阶级意识》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范畴，体现了作者出于现实革命实践的需要，对于马克思主义做了具有独创性的理解。准确地解读这些新范畴，是理解全书的关键。必须看到，卢卡奇提出的所有新概念，并非要离开马克思去另搞一套，而是力图通过创新性地理解马克思，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但是，急于推动革命实现的激情，加上并不准确和牢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使得这种创新必然只是“深刻的片面性”，必然会是在前进和失足并存、历史唯物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及各种主观唯心主义相混杂。因此，对于本书的一些基本范畴，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者否定，而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于总体性与唯物辩证法问题。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概念，是他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独创性理解。从理论上说，他秉持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哲学革命性的判断，认同“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

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① 因此，对于一切现存的事物，都要将其视为整体中的部分、过程中的阶段，不能将其凝固化。很显然，卢卡奇要借着历史辩证法支撑革命信念，这点无可厚非，但他因此而认定唯物辩证法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而“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信仰’”时，当他把唯物辩证法定格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时，就打开了滑向唯心的救世主义的缺口。

总体性正确地强调了“唯物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它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化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事物矛盾运动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事物间最为根本的相互作用是什么，正是在这一关键上总体性范畴存在着偏差。按总体性的本意，全部事物中“最为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处在唯物辩证法的中心地位，并借以纠正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偏差。^②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客体间的辩证关系固然很重要，但并不是最根本的。最为根本的关系是精神现象和自然界的关系，即精神和“自在之物”的关系问题，而对于人的科学认识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基于这一认知的界定，它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界和精神谁是本原，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还是在于思维；二是自然界和精神有无同一性，即思想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并通过人自身的物质活动实现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因此而不再是主体性的实践哲学，而是以物质力量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正如卢卡奇晚年指出的，马克思的哲学不是实践哲学，而是哲学实践。用主客体的实践关系取代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②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1页。

和自然的关系，用所谓的反对“主客二分”而取消自然界的客观自在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叛离。

从总体性这一范畴出发，卢卡奇对于客观性、科学性和事实都做了既有创意而又有片面性的理解。他正确地看到，资本主义力图用永恒的自然性维护自身的统治，因此，它把客观性解释为历史之外的固有之物，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的天性和自然秩序的产物。这样，破解资本主义的自然之谜，就必须把自然纳入历史，还资本主义只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本来面目。但是，把自然纳入历史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以历史取代自然，把自然社会化；另一是承认独立自在的无限自然界的存在，把自然进入历史视为人类历史无限发展的客观过程。前一路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路，被证明虽然能够激发革命热情，但取消了独立自在的自然界也就抽掉了客观真理的基石，滑向各种唯心主义也就在所难免。而后一路径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路，人类的历史因而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历史，客观无限的自然界的存在决定了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

从总体性出发，卢卡奇正确地看到了，所谓的事实，不是与立场无涉的纯客观现象，也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材料的堆积。因为“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解释’，即使是在这里，事实就已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把握，就已被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中抽出来，放到一种理论中去了。”^①正因为如此，事实就不是纯客观的描述，而是对现状的一种综合判断，具有选择性和导向性。但是，仅强调事物是整体中的环节、对事实的把握要有立场还不够。还要解决事物间相互作用、普遍联系的客观基础，如马克思所做的，揭示出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力、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社会存在；还要解决判断立场正确

^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54页。